鐔墟堂摘稿

鐔墟堂摘稿卷之六

明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工部尚書豐城古和雷禮著

序四

慶大司成鄒東郭七十序

夫師道廢而士習不復古久矣三代之隆自王都以及閭巷皆有師其所教者本之彝倫實踐而游藝養性自此便可上達天德及鄉大夫書其賢能以獻於王而授之職各有實效漢去古未遠數詔茂才受學凡專門之師終身祇事國家有大疑輒

下太常會公卿百官各具師說以對式誦說有法
驚問曰何師則謹對曰臣師某某其嚴事之如此然
以訓詁轉相授受於先王養性治心之意微矣歷
宋濂洛大儒倡明絕學獨抗師道一時有志之士
如龜山輩篤信嚴事相與羽翼斯道是古之爲敎
不行於王都閭巷猶幸有王張斯文者在也
明興以明經課士而士多掊塿洽潗不歸本根我師東
郭鄒翁弱冠魁天下編摩史局文名籍甚自從陽
明先生于虔聞致良知之說翻然盡棄舊習以明

道定性爲宗故論判廣德進道留曹放歸林樊不
輒慍起司功晉洗馬陞宛學大司成亦不輒喜及
上
聖功畵陳交脩疏前後奉
旨切責者閑住惓惓引咎未始一日忘
朝廷所在惟成就後學以究厥施豈勢利所能拘耶
世嘗謂孔孟不過明道不顯照之於翁疑天若靳
與斯文者然從古握崇樞都赫一時能使附熱者
填門而不能得其用情之實翁卽不階寸柄凡宇內

上紳及膠庠秀艾翕然尊事如水之必求固不以此易彼矧三仕三已動合乎道而廣德教澤留曹風範詞林正論皎然揭日月而常存至今子輩受成我翁緒餘效用

清時已無龜山輕出之嫌而和靖持守定夫惠政師聖苦節公按力行要之思齊程門求無負於翁者也夫飲水必求其源蔭木每懷其根愧子輩綿溥不能力扶斯道萬一

國朝有大疑難下多官議動兢之見少稱

聖心嚮問何師必將舉翁說以對而經筵須用老成人寧知蒲輪不再迎于今日矣乎庚申春二月翁壽躋七十子輩覊官守不能如質夫父于其事得其多因謀所以稱壽觴者質於翁惟幸有以教之

慶御史大夫盧後弁赴留臺序

我朝設都察院司風紀糾轄周行號爲崇要自洪武元年

聖祖首擢青田劉公基龍泉章公溢並拜中丞爲括蒼一時之盛至今二百年來縉雲後居盧公由少司

空陞右都御史掌留臺亦出括蒼是豈偶然者哉
夫吏職所以耗亂者以紀綱未振也方元政失紉
寬縱相仍故强暴専恣民阽危亡天思所以易海
內耳目篤生劉章二公使之應運彙興表內臺而
二公威望隱然於是中外聞風㫖綏䘖肅其覩畫
所定遂爲不刊程式承平日久毀法縱私日爲通
怨以致植黨者蔑公行私而後夫徇卒亦輕三尺
傲大吏馴至留都脫巾之變其所由來有漸矣今
聖明特簡用公非天實司之欲宏劉章之烈耶劉公志

清字宙常曰紀綱必使振肅而後惠政可施董公
政務大體常曰司邦憲者當養人廉恥使避而不
犯要之持憲識體則紀綱自肅人不犯法則惠政
自流此劉章二公所以協心底道稱開國名臣公
生與劉章同鄉凡劉章所得於鄭復初王叔剛心
學旨要已超然領悟居素仰止前脩恨無緣起九
原為之摳衣及舉進士官諫垣掌吏科屢晉中丞
廷尉佐司寇司空所在仁心爲質絜義而行凡匡
扶時病必指摘罪疵不忍掇曖昧事汚人名節人

人稱爲得體茲履秣陵歷石城瞻鍾山之老翠挹
玄湖之中涵已足以聳風稜豁汪度其龍蟠虎踞
從古無功德當其盛獨
聖祖定鼎于此而劉章相與左右尸天之從忍使其特
立風采絕盛難繼矣乎詩有之惠此中國以綏四
方留都爲四方取則貞度肅僚要在剔黑白所以
異陰陽而已今十三道御史猶得糾官邪而公爲
之長推所明習者振舉之則傳法如李彬輩固接
刼無所回却其過誤如儀曹議禮亦將特爲申雪

使劉章憲體再振於今而諸道多正直忠厚之士豈無感發思奮持風采乎臺中也哉夫雷庭之威無不振懾以其當也公正色率各道表留都如劉章政事而諸司曉然知有

天子明憲無敢蹈踰相與息奸萌固根本是謂惠中國由之達四方凜凜畏憲署易行世守紀法之宗則于劉章有光而括蒼不益增重者耶予輩忝與公同僚喜劉章風烈當自公復振敘以贈之庶天下頌爲稱職於予輩亦與有榮云

慶大宗伯孫季泉六十序

大宗伯季泉孫翁生弘治辛酉之歲及今嘉靖庚申年躋六十矣翁自忠烈公徇節後於生辰輒追思不樂于姪無敢稱觴慶至是翁姪錦衣鈺謂翁年宜壽請予言代祝予嘗讀孔孟書知翁之所托不朽者有道矣孔子答魯君問政本之仁禮孟子論君子所以大過人不外仁禮存心然終其身不獲遇雖有言焉而不見用翁由鄉薦舉南宮以所誦法孔孟者對廷策仰塵

御批仁禮爲用夫仁基之禮成之甚得其意取進士及
第除編脩是孔孟之言不獲用於當時而翁獨受
知
今上豈偶然已哉夫天本至仁好生而秩之五禮所以
紀綱人道䕶度萬化者也忠烈秉禮爲幹而殺身
以成其仁皭然揭日月並行天欲昌大其家學究
所施必篤佑
明聖以行孔孟之道使翁對稱
旨見之注措而明良相契理有固然者翁不徒資言自

獻由大史歷宮允司成少宰晉今官始終斤斤力
行奉大夫人先意承顏出言舉步恐少違事伯兄
督戎仲兄符卿如事忠烈大小家政必稟白乃行
不敢專雖官至卿貳終不見正坐中庭對妻子如
大賓竟日無惰容每庭訓輒諭忠孝謹厚事不忍
利已擠人盖屋漏所脩可質神明若非當棒
命校南圻士痛黜塵坌端士習在國學造士先德行後
文藝程模整截無敢尼佐大宰甄流品計吏治秉
公介然一切請託懾沮今任禮卿居高滄深爲留

都倚重凡海內士紳望翁柄用方隆以仁禮成信
者豈惟今日然哉語有之有大與術者必有大設
施天產明德凡爲社稷計也翁之在天下於生民
未遂邊境未靖仕路未清常慮之惡切身異日密勿
燮理必思所以振之忍使中外臣工侵牟繩人欺
玩養寇倖賄以崇邪乎矧小物克勤翼翼自持食
息起居儼若
天威鑒臨則於典章名器自能愼守足以尊
朝廷致太平矣昔人論周崇仁禮曰奭一心相與夾

輔所以享國長久而身屆壽考子孫亦有無窮之

聞

今上建中立極以仁義錫天下有明徵翁獨能資以自

效延及子若姪繼美於朝則不顯亦世承綿

國祚詎如周之卜曆已哉予嘗邑宗忠烈遺澤見翁一

門忠孝益驗流光之遠書此爲天下祝頌不徒爲

翁家之私而已

至日讌集序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仲冬日南至元輔介谿嚴翁

蒙

賜休暇戶部尚書高君爟左侍郎劉君養直右侍郎劉

君大實刑部右侍郎傅君顧順天府尹萬君宗大

僕寺卿耆君秉彝大理寺少卿張君守直太常寺

少卿王君秩及禮舊屬大宰者置酒於翁家鄉司

空君綵侍堂延台教是日大霽暄和獻酬屢更翁

喜某等彙進及期即席賦古詩五言有求願崇朝

德焉彙良所資之句禮持誦教言竊惟姬周之隆

成王為有道令主召康公矢歌卷阿以梧桐生朝

陽鳳凰鳴高岡禹喻言聖君賢臣以類相感也時
布列者固皆馮翼孝德之吉士使非康公如椽何
以使其媚天子享壽考福祿之盛乎識者謂太和
在成周宇宙間非偶然矣自卷阿息響惟宋室多
賢相及觀陳文惠感呂申公刻板作樂詞被歌携
酒陳謝於是知千載寥寥無復康公之風而得一
知己固感激不能自已有若此我
明重熙累洽至
今上中興爲太和之會賀翁應期而出仰荷

特眷始終以任康公者任翁翁忠正天植翼翼匪懈無
一毫自用之心聞人有文學政事勁節大畧者雖
不識面必思所以援之甚有一善一藝可錄者亦
不遺棄用能毗輔
今上凝命納佑永主天地百神而敢章孔厚得以優游
泮奐匹美成周之隆獨非心康公之心也哉禮簡
嘗稽翁未秉鈞以前司銓者無慮數百人獲顯庸
者指不多屈獨禮篝賴翁茅茹之援或以疎逖進
或以廢謫起至今藹藹然陪六卿聯列寺附翼鸞

鳳棲集梧桐之高枝其爲知已何如也夫知已固
難求所以副知已者亦不易得申公以拔茅茹爲
已任士後多改節負申公獨文惠以其報申公者
報宋室爲不負知已禮葦陶鑄於成周之宇宙
竊被康公餘休久矣寸心耿耿雖不敢比擬馮翼
孝德之吉士而効忠
國家求副翁之知拔亦不敢自後於文惠公翁於几
帝閒猶不忘明德之訓敢不益相勸勉以共報於
萬一耶於是高君以下舉觴而揚言曰有不若翁

訓者有如此酒遂賡次翁韻凡若干首禮僭序其端冀異日或有裁於斯言云

慶致仕大司馬王兩洲八十序

嘉靖四十年孟秋之二十四日致政大司馬兩洲王公壽登八十同鄉在朝者屬予以文慶予嘗誦莊子造化勞我以形老我以逸之言知其曠達不悖於道矣夫四時之序必節以寒暑乃成歲功人生覆載間幼而學壯而仕七十老而傳本天道之常然漢自二疏告老以來寥寥千餘載若唐有香

山九老宋有睢陽五老洛陽耆英俱高年得謝政
相與優游泉石樂餘年以後無多紹者將斂利之
習若有以錮其衷雖巖煙木竹之勝終難以易之
耶公舉進士高等嘗爲選部郎綜銓流品以公平
稱及歷卿寺晉少宰砥廉隅介特不容私人亦不
敢以私干久之陞宗伯大宰改大司馬參贊留都
機務爲縉紳領袖乃不俟及年解組歸故里此可
與淺中者道哉語有之流而爲川止而爲山言士
君子出處進退關名教求與是而已昔疏卿止而

歸日散金請故舊賓客爲娛樂無多財累子孫焉
山如白刑書睢陽如杜宮師洛陽如富韓國諸名
卿俱建功樹庸昭揭唐宋及蟬蛻自引與高年同
遊尚齒不尚官有補風化而形于繪紀者至今傳
誦公與司空大廓公兄弟尚書德位無愧二疏杜
富名賢及吉州多貴宦如大司馬雙江聶公大司
成東廓鄒公位壽兼論王賓客諸老其年未及而
景法司馬公者越亦有人境內山川幽靜若青原
浮岡泉石竹林之秀不下洛中公攜巾車招高年

脩洛中故事相與考德賦詩標的後進與其孝悌忠信之忍及散金聚宗戚爲宴樂使鄉人薰爲雍睦凡紀正發長者潛消默化安知無好事者繪圖以紀其盛耶昔張退傅致政寄文惠詩有鴻入高滇鳳在池之句予董君素無補未敢言鳳在池公則鴻飛霄漢淸風與天壤俱矣因竊附明逸序引爲公須以代鄉校詠謡之萬一云

贈藍松坡叅楚藩序

都諫松坡藍君出叅楚藩中翰劉世毅笭感君春

闈知籲求予言贈予聞之明於取人者固不薄於
自待而行之可底於績必其言之無所苟也吾湦
右名哲首推歐陽文忠在翰林不爲变詞曲論上
封章類審國體勿掇米監事嘗薦知學舉崇雅復
古凡語涉浮蔓詭異者勿錄及歇歷各道以鎮靜
爲本無非以取人者自効而民亦親若父母無異
門下士尊仰松披由進士選庶吉士儲養詞林操
筆命意及度歐文在諫院心存忠厚不忍苛訐汚
人名節會己未春同校禮部士景法文忠必措詞

温厚明切合經典者茹録故所取多馴雅脩敕士

今奉

命宣政楚藩遍地數千里獨不以所取人者自効乎文忠有云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其在夷陵僻地取故牘翻閱見枉直乖錯不可勝數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松拔自擎民情世變有慨於中或抒之著述或陳之疏奏恒以不得見諸行事爲歉時遇所校士趨侍引誨諄諄皆濟人利物語何異文忠教人以吏事玆泝江漢覽荊郢盡九

疑三湘之勝土沃民剽雜以美苗豈無勁悍決烈雄挺以逞如惰志所云乎又五方雜寓家自爲俗信巫鬼崇淫祀有非刑法所能繩者加之旱潦相仍呰窳偷生田事弗脩不但如漢書所病無積聚而已其忍忽爲末務不以文忠所誓者誓諸心耶然文忠之不忽非事事摘發擿一切苛急煩碎爲也提綱挈要印正於心故所在鎮靜稱便卒之在政府舉大謀安宋社稷得此爲多其門下士如蘇子瞻輩仰止終身以文忠自待固不輕也松坡以

所取人者惠全楚之民明徵其言則全楚俎豆甚於夷陵一縣之私而人君政府駸駸可待門下士有子瞻之志操獨不景爲準繩也哉因代次其意以相贈亦信諸友果不負師門云

又

自昔名世之英稽古致用議論政體必考俗四方以自鏡而天欲大用其人也類援之煩劇衝地使備嘗艱險阻以練其才蓋詳說不如力踐曲成之意微矣崧坡藍君舉進士儲養翰林以文詞爲業

官諫垣晉掌禮科以封駁爲職
今天子聖神中興乾綱獨運畀之轂近侍參楚藩非心
天之心明之于爲邪語有之陟太山之高者所見
甚遠覽滄海之濶者其容益弘楚藩地界雍豫吳
粵踔遠數千里是惟南屏自我
天子龍飛以來凡荊湘鄖郢一帶重比京畿神皋所以
隆之旬宣者固不徒言責之司爾矣詩人稱之屏
之翰歸之彼交匪敖而福祿攸降必曰豈弟君子
松坡悃實雅厚未緣雕飾前後在諫垣十餘年望

關必超過公閒發式椿

御批章奏如天威在上惟恐溺譴至陳疏以聞務引大

體不屑鷹擊狀蓋稟稟有匪懈豈弟之德焉

天子所予者也茲奉命而南訪吳苑弔姑蘇臺求昔之所

謂豪華勝槩者澌滅殆盡古今事閒茲土席勢矜

能推視四表者不知其幾也蔽跡與草木同朽其

流風遺烈被於江漢間如峴山亭曲江樓名以人

存嶔然與南嶽並峙可以景行思齊不啻尚友簡

編而已目極原埜黍稷爲蒿土著之民多不務本

避徭賦捐鄉井者比比而是文俗雜吏徭蔑三尺
甚或嗥訴崎穴張鰲猛無復桁楊不施如香寮記
所云加之俗吏鶩騰貲一切以侵殘為市冀二
如崇陽植桑興國翼士者不可得已而劉紀吳廉
以分句宣之澤是容可後乎跡其習於今者鏡之
於古則見愈遠容益大而以匪教當弟之德臨之
固不必賦赤壁記竹樓而全楚詠歌較之獻納所
陳實用不侔異日晉崇階膺遠福以惠全楚者惠
宇內謂非天之所佑耶會賜池李君等以義均同

僚索予言贈因本其所成之遠者付之行劒中燕
親見其力行之爲切亦知天之所以曲成者果不
淺也

慶吳母朱太夫人榮壽序

少保鈞泉吳翁壽母朱太夫人年躋九十以翁考
最蒙
上推恩加封一品同鄉元輔介翁暨諸卿以下在朝者
胥慶夫人榮壽屬予以言頌予猶史籍名卿碩輔
有母存九十在堂者不多見至九十封一品尤爲

振古希曠事今獨於太夫人見之是豈倖致哉夫
深山龐厚絪縕蟺蜿盤亘數萬仞爲元氣凝結故
所産多名材充隆棟以表其異矣欲厚鈞翁佐
聖皇興禮樂致太平以副二公弘化之任獨不篤祐於
內教使其所成之遠乎人亦有言閨閫之說朗於
衽席言其所漸易入也夫人發祥昭族溫恭夙戒
其所以崇孝敬宜室家關政淑行非外人所與知
嘗聞鈞泉在孩提時夫人遇事輒以忠厚即草木
蠕蝡之微戒勿傷生出入食息開檢各有常所凡

非禮褻語弃一切暱褻奸色屏勿與接課詩書無
間寒暑訪有明師不憚遠涉遣令就業以故鈞泉
心存仁敬學有本原蓋得於內教之素云昔宋相
張文定賴母孫氏善教淹理道有時名及放進士
榜太宗決欲置高等爲有司誤列末第因不悅特
除京官不數年拜平章政事實孫成之乙未春
聖皇降清問策士鈞泉以所學仁敬爲對特蒙
御批褒奬取進士第三人非如文定爲有司失掄者比
其歷官由編脩宮詹苑學大司成屢晉大宗伯

簡直禁廢加秋至孤卿隱然弼丞之寄孰非太夫人之
貽耶夫子以母成而母亦以子顯其道恒相須文
定事宋太宗垂紳正色屹然表朝端時孫年八十
餘封晉國太夫人太宗稱歎其福壽多賜手詔存
問傳之至今以爲一代盛事故識者謂文定能以
其母顯翁志在天下視水旱寇盗之變痌若切膚
而礪名檢勤職務朝夕兢兢事
君上一毫不忍欺其與守所存毅然持之無敢撓是成信
其言不負所學於太夫人亦有光矣矧

聖明御極隆三五事業所簡注鈞泉者不徒宋太宗之任文定而夫人年踰晋國精力康健爲天純佑則仁敬之學可以竟其設施異日達之當宁稱嘆太夫人壽福罕儷賜詔存問又將成我朝一盛典載之史冊與晋國同傳其壽福爲何如也愧予不文不能揄揚其盛美特本其篤佑於天者致頌使鄉人知太夫人所以享其榮壽固不偶矣

贈廷尉宋陽山歸省序

廷尉陽山宋君以毋鍾孺人壽躋九十乞假歸省
聖天子可之同省在朝者榮其行屬予以言予嘗覽史
籍摭古名哲椎挺秉節炳炳皆忠孝事雖其自樹
有若是而本於毋教居多昔張曲江以毋年老不
忍遠離鄉表換洪州識者謂其子如此其毋之賢
可知予不及詳張毋善行以今所聞鍾孺人何其
識大義明甚鍾爲永豐鉅族
國朝有忠愍公以直諫顯其女子化之往往明理道
孺人以舊族女歸坦菴爲繼室事舅姑以孝謹稱

撫前子文無異巳出生陽山兄弟四人皆教之事儒值產業剝落食指日繁朝夕拮据以勤儉佐坦菴至有自甘麤糲不令坦菴知者坦菴年七十二壽終孺人時勗陽山兄弟亢門戶以承父志語輒泣下及陽山舉進士令吳門迎孺人就養吳故姑蘇鉅邑百貨所聚又習侈靡易淄孺人恒警之曰吾聞轂利非能溺人人自溺之耳兒能持清白卽荊釵裙布吾無恨矣陽山祗奉惟謹以振職聞久之擢御史值閫帥仇鸞跋扈不恭凌轢縉紳百司

凛凛莫敢攖其鋒上疏論其罪狀鄉人訖言以禍

且叵測孺人聞之不爲憂徐喻之曰此吾兒職也

苟捨言責無狀吾又何求以故人多壯孺人定識

有丈夫不能及者既陽山按全晉養痾家居惟産

業讓諸兄姪孺人喜能廣坦菴遺教多從臾之踰

三年促陽山還

朝曰吾精力尚健汝第往且汝爲御史當爲

天子宣力四方圖報稱可久逸爲耶陽山祗叙列臺端

遇事剴切指陳無所回郤及受

命巡朝工則除弊源務省費裕財不致斂民耗元氣未
踰年敘功晋大理寺丞孺人亦荷
封典是陽山之秉節無愧曲江抑不知張母所以教曲
江者一一如孺人否耶曲江不忍離母故能以忠
事君不爲權婚懾沮而所遇玄宗無以覺其忠悃
陽山遭事
聖明非唐時事可比茲不以忠廢孝仰蒙
俞旨賜歸則洪州不必表換歸而席
上恩揆黃公之旨蒼蒼則孺人必將自慶無慼由之稱觴

膝下孺人問臺中某既去後人某疏草盡鑑政又問

廷尉平反幾何各縷數以對因將喜笑加飡食矣異

日拜庭闈也

闕下舉不忍離母者不忍負

聖明則冊表所攄可無腹劒之校間而任大擅重復增

江右一山斗其所以壽孺人者寧有既耶予慶陽

山此行有關風教敘其事相贈且以風天下之為

人臣子者

慶司訓方吾源六十序

豫章山川秀特俗重儒術自晝野以来宣德業著
聲廊廟者史不絕書至息置保遁不濡染于宦途
而孝親一念足以振起頹風若東漢徐聘君東晉
范文學趙宋李博士僅僅而是非炯然抱奇者必
欲自見而煙霞滿目終難以奪其衷耶吾源方先
生生長豫章淵凝不凡甫弱冠父石麓公去世煢
煢孤立如綴髦然又值寧庶人炰休于時磨牙恣
噬里氓洶洶無寧宇先生孤操聳慮百方拮据奉
彭母以脫家難已乃發憤研羣籍補弟子員思亢

其宗每遇督學公按試輒居高等不自修足於隙地搆一廬題曰觀吾精舍擇秀艾有志操者考德業其間時進諸子侍教使知觀省食廩二十餘年屢試秋闈弗第無幾微於帶意日以娛母爲樂朝夕問起居食息意念所向輒將順之非大故不離左右憫孤弱推母之愛以愛之一切財帛貨利讓然無私殖闔族人親友或有不足輒白母周恤惟恐失所即生死危急不改素以故三學皆高其學行先爲督學今少傅徐存翁及司馬張東沙公所

禮重名籍甚嘉靖甲寅當副首督學愛其文擬超
敘竟固遜其友弗就乙卯以賓貢起
闕試列名上等將除官以母老在堂乞廷授司訓職銜
不事事以便歸養此其卓然有定識視前三子之
撰奚遠也世嘗謂隱遁山棲終為下槩不可與經
世者比量使進不度時則為失身仕不念親則為
廢倫而輕重取舍之際不容毫髮少差聘君志切
澄清以時不可為而養晦自潔范李俱稱明經以
親不可待而隱耕致政求盡愛日故聘君下陳蕃

之榻文學柱殷羨之僞博士起元獻之詠以其行
不失已志足自明較之白首眊瞶殉榮遂嗜而大
倫弗顧者不啻冥鴻垂翅於青霄而下睨鶡鳥也
先生何荷
聖明作養豈不欲輸忠於國哉念年已踰艾而萱堂愛
日難留故遥授官職歸養其母雖出處之跡與聘
君文學稍異而皭然退遁以行誼表俗固曠世而
相感也及坐精舍酌酒奉慈顔親見二子登庸伯
士功舉進士任刑曹仲士其應鄉舉俱聳聲昂霄

足勝遂大之任追想傅士居涵虛閣環侍老母而
侍郎洗馬並繞膝下亦不得專盛於其前矣賢母
如陳殷其人慕而式之將枉駕發揚一士風標幟
詹文如禓億晏殊諸賢必記詠以著其盛安知觀
吾精舍不與涵虛閣並傳也哉嘉靖三十九年十
月某日先生壽届六袠儀曹胥齋張君等因士功
以不獲稱觴爲憂求予言代祝先生壽予知先生
事母以孝其教必以忠則士功雖不在側其心未
始不樂故本翁退遁合道者爲鄉人頌不徒雍容

巖穴而已

贈楊道貴同守夔州序

夫文學足以飾吏治何其綜核人情達古今遠近而不爽耶夔管在大海中與黎蜑雜居其俗朴野以射獵爲生自兩漢以來叛服不常至宋初蘇文忠爲别駕薰以儒風多秀艾士有姜唐佐輩破天荒登第不徒狀獸心梳左衽而已明興掃夷蠻氛振文教凡珠崖千里悉知延明師崇聖學而謳咀羣書秉印纍則者前後相望謂俗隨化遷不其然

乎道貴以明經冠八閩海內皆知其名及振鐸太和歸安益晉國子博士聚膠庠士追琢磨礪最以修治大要必曰希聖希賢是何根本靖國輯民是何實用而士子佩服身心見之注措亦必舉即說爲証是教也者教之致用也今奉

命同知瓊州事其能外所教者治之耶語云滄海不斷地脉言其興有所自方瓊管未洽華風行則于于止則睢睢不知經史爲何物振而興之爲難文忠不鄙夷其民以齊肖視之而儋人親若父母或運

髮耆士以築其室或命駕載酒以從其遊彬彬然
積學崇禮與齊魯埒今逢
聖明涖極聲教四訖非唐宋可比其境內接堵無獶猱
獰滋噬結兆多襄如貞元淳熙事辟之種嘉禾者
無莫蓄菑崇有以滋培之未始不庭且碩也矧文
忠由謫官其地而雙泉舊宅人所在留不朽今觀
松林息軒等詠猶可想見其襟懷道貴以欽陞固
至聖明見萬里以堂額視之也較之文忠爲讒忌所構
不同時而訪枕椰菴跨汗漫遊鴻濛之鄉則識量

愈大所學日進由之以所教者治儋人則不必臨清濯纓筆洼勝景而文忠所以得民者自曠世相埶豈無尊賢構堂如韓景先之慕文忠矣哉予昔取道貴以文學令於其治郡也欲稽之實踐其尚最之以求不負所學云

慶萬月洲得請移封序

國朝以孝治天下仁及臣工凡三載考最得封贈其父母其爲人後者於本生不再敘夫人之所以効用於朝者此身而已身爲父母所生使榮服崇其

身及其妻本生終葬布於孝子之情不能若是恝

而二百年來無一臣子以情聞將制有所禁歟抑

拘泥淺儒之說不知所以廣

聖謨歟吾豈有篤行君子曰素軒萬翁娶毋氏舉五子

月洲尤幼頴不凡其弟直菴娶黃氏艱嗣求立月

洲素軒夫婦毅然許之同邑俱高其義旣月洲舉

進士授中書舍人循例得封贈所後父母月洲重

惟不能致隆本生展轉抑鬱靣所以報未果至是

以選部郎考最疏乞停本身及妻封移贈本生

制下吏部議奏報可贈素軒奉政大夫吏部文選司郎中甘爲宜人與所後父母並命從前人子未伸之情獨於此伸之豈偶然之故哉夫天欲厚佑善人維風翊俗必錫有道令主以立人極

今上起龍潛入繼大統黜臣上拘偏之說追帝

睿皇生崇

章聖毋養天下於是天下曉然知本生爲重求所以厚報其親素軒性簡重好覽史籍洞大義居近縣治不輕入惟勗子立身致用而毋以女工佐之久見

月洲向學獨能割所愛嗣其弟一念友愛昭昭鑒臨固不忍其湮泯無聞也已其所以申右月洲遭

逢

聖明得全其情非顯厚德之報矣乎語有之王者必世而後仁釋之者謂三十年為一世

今上以至德要道順天下薰蒸浹洽積二十八年有月洲孝切本生勃不能已緣情上聞無所阻慴是皆

聖孝所被默牖其衷有不假於禁令驅之使然者即今

內外臣工疏歸首疏終養相繼於

朝不忍遺其親孰非心
今上之心也哉夫子之於親臣之於君皆至情不能解
者月洲孝誠所發仰荷
聖慈曲成雖天地高厚之恩不過是矣其所以夙夜圖
報爲何如也矧愛敬達之天下凡爲人後者皆有
月洲之情勸月洲一人以及天下後世而天下後
世無不感悅相與移孝爲忠翼戴王室不自此遞
始耶予見月洲歷選部至坰卿孜孜奉公不忍一
日後國家事是皆不忘親之心所致今仰承

恩賁本生有補世教序吾崖白崖筆客諸寮屬以言因

紀其盛爲天下後世告庶臣子與孝者知所自也

贈朱子清知江陵序

予讀漢史至光武問劉昆在江陵反風滅火行何德政所致昆以偶然對即嘆爲長者之言命書諸冊於是知劉公之所以格天者以其有長者之心也夫長者之心人人所同具而由昆以來未聞有一二可繼其聲者將俗隨世移不可以長者治之乎柳世無吏材寘具者若嗇其施耶語有之吏治

所以不復古者非無才之患有才而不實用之也世多矜能炫智鄙漢儒質訥不足嚮往往役聰明操一切凡可市衆徼上者盡心力為之今日出令曰吾將興某利而利未必興明日出一令曰吾將革某弊而弊未必革條目雖繁實惠則缺甚或夷棄其民如草芥然可語夫長者之治也與哉予清自幼誦古墳閱滅火事恨不生同其時親見其行事及遊庠校目守令耗亂自恣不便於民心非指摘又恨無緣得長者字之而蒙其休也今舉進

士知江陵往復其地則龍山岑崔大工棨紆依然
如昔因劉公所嘗登眺者也使山川志言對之有
慙色可乎視夫四境之民歲時伏臘往來劉公祠
內瓣香不絕如樞衣禀令於漢庭忍諼之盛美難
繼已耶史雖不載劉公行事而長者之心即保赤
子之心世有爲父母而不能字其赤子者乎以字
子之心字民是謂以天之心爲心而天其能違之
乎劉公因連歲火災籲告於天天爲之響應信其
無致災之心也彼民之疲於徭賦殞於冦盗困於

饑寒如焚熾然不至於糜爛不已是災自人生而可徼福於冥冥者耶予清恂恂然悃實不異劉公又明經實踐深達政體遭逢
聖明涖極垂意民瘼起邑令列侍從者濟濟在朝今以長者之心慕劉公則推誠恤下必不飾文具竊歷稱而境內無災又不止於滅火爾矣由之名聞
當宁徵拜侍從參政路仰厪
天語下詢江陵政狀據實以對固將
褒嘉不欺命書冊如劉公詎位望限於光祿勳也哉昔

班史列劉公於儒林而獨敘其異政蓋美其學之
以致用予督學時知予清學有本原今於其知江
陵借劉公為喻所期遠大之業固有在也

慶汪母方太宜人八十序

嘉靖三十九年八月終吾汪右憲副南華汪侯慶
聖壽禮畢南還值母方宜人於十一月壽躋八十以便
道歸慶汪曹主事程明吾聯姻憲副求予慶言予
聞臣之於君子之於親妻之於夫是謂人倫之綱
其致一也而人之厚於其倫者天必為之陰佑默

相助其順以顯其報盖嘗讀宋史至時邦美袁韶
二公傳因有徵於宜人云時袁二公爲臣盡忠爲
子盡孝炳炳照青史論者獨歸本二公之母不忍
夫無後請置妾一念上徹於天故天實鑒之使時
母生邦美舉進士爲吏部尚書袁母生韶舉進士
爲參知政事而二公不失爲忠孝臣者母之貽也
宜人歸蘭谷汪公始難于嗣以宗祊爲重拳拳請
置妾又時勸賙貧乏不較人凌横力行仁義事此
其至誠惻怛不忍夫無後與時袁二母者不約自

同者天亦不忍泯宜人無念使先舉憲副再舉大
學生一誠後憲副以前任冬官郎考最封蘭谷如
其官方爲大宜人夫豈偶然者哉世嘗謂天將人
事恒相值而不知宰之有朕
令制士大夫以職守拘者類不得擅私歸遂其情間知
不遺其親者又往往便身面無復急公義使憲副
拘於官守雖欲私省宜人必伸萬一不可得已玆
捧表慶
聖壽

天顏不違咫尺忠愛油然得罄嵩祝而忭忻舞蹈弗能
自已固不待金鑑之獻人人知其為忠憲副也由
之度徽績省宜人於里居陳嘗錄有几觴以其所
以舞蹈於大廷者為綵戲宜人聞
聖體康強與天同壽喜憲副能忠於所事不負教育功
則不必假大烹雜珍羞而山錯野茗亦足以盡其
歡矣逹之閭井族戚皆知宜人不忍無夫後故報
之以子使壽其君又得以壽其母豈冥冥者無以
司之而不得其朕耶予知憲副自司理開封歷刑

王二曹振紀吞江府所在敦仁復義名稱籍甚將來事業無論時袁二公獨宜人善念如二公之母而顯徵驗應並章著明書此為慶詞撰史氏秉筆者知所采擇云

慶錦衣衛使萬鳳臺七十序

世嘗疑善惡報應之說實冥漠微杳不可綜究及觀唐拾遺內供奉嚴善思嘗武后搆大獄活千餘姓夢上帝增三筴後為散騎常侍歷子及孫三世皆八十五歲宋少卿杖王巨川乎冤獄數百人天為

之延壽九十九其子孝傑亦以貴顯是何其明徵
如符券不爽諺有之是耶蓋天道好生數字萬彙
而元氣流行周匝無間者仁也苟一念上孚於天
則足以凝其命膺其休而神理之極有固然者於
是徵之鳳臺萬公亦可以信天道矣公天性仁植
質行自然生於世胄說詩書不忍蓋藉與世降趨
於疆埸之事多所討論弱冠應武舉蒞蓋遂左衛
州二鎮矜蒼生許所至善撫循士卒元帥以下無
不高其奇略以功陞副千戶而心存宏濟與物無

競日邊垠戍役凋瘵之狀惻焉若傷而衆暴寡強
凌弱亦不忍其無辜挫抑前後奉

勅勘靖藩不法事及遼東撫按奏報異情俱秉大公臨
之罪罪釋釋惟其允乂之理刑東司分推讞

詔獄天下大命所係每訊案務存欽恤原情比律於死
中求生或祀

天威震怒逮繫禍出叵測必據實原辭不撓一切賴單
言保全者其衆數之申理千餘姓平反數百人固
曠世相符也宜其宰之獨不爲千百人祝願延公

難老之壽耶語稱仁人為百世利言其存心慈厚
於世必有所濟今
聖壽同天至德所覆薰蒸宇內公以理刑日久簡自
當宁晉錦衣衛使列侍從至壽屆七十目愈明耳愈聰
步趨蹌蹌即以壯不逮是天永以股肱寄公也況
誕辰後
聖節一日有尊嘉景象宜無不緋入潛通夢寐稱述陰
德顯報後裔授以三焚者乎由之躋八十五進九
十九固駸駸乎其未艾也異日提三軍重閫外如尚

父鷹揚以靖奸萌安社稷尚當身親見之寧羨嚴
王二公陰德之報已耶莽輩入朝籍以来素景公
治獄無冤及同董城工讌談間多濟人利物語於
大臣商人惟恐虧損益知流光之遠書此代慶觴
使知公之所以享壽者固自有道矣

贈通政王及泉歸省序

嘉靖三十九年十月通政及泉王君乞歸省繼母
張安人仰荷
俞旨辭闕予於是信及泉為孝子張亦無忝為賢母云

夫陰性嫱嗇多偏愛薄前妻子而私所生者比比皆然凡為子者以官爵為榮恃戀需遷不顧親養固有以名卿甘絶裾之行者而況於繼母乎自三代以降若羊祜毋撫前妻子發厚於所生其生子承與發同得病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得濟天性自裁有偉丈夫不能及者河東節度使柳公綽事繼毋薛謹甚頃刻不忍離雖姻屬不知非薛所生縉紳慕之守為楷範故上下數千年来求繼毋如祜毋之賢事繼毋如公綽之孝載籍不多見及

泉世爲陽城人司勳君娶原母生及泉甫四歲母

世賴張爲繼母辛勤撫字如所生然見及泉有美

質可亢門戶擇明師訓迪務底于成何異祐母之

賢明然祐母善成前妻子而天不使發振藻

獨篤佑於祐爲晉名卿以發之所以報祐母者未

盡其道也今及泉舉進士　宰吳江儀封歷選部晉

今官嘗以司勳員外郎考　最封張爲安人而安人

在念未始一日少忘是安人之所以撫教及泉者

同質於天而及泉之所以懷事安人者無愧於公

綽矣語有之無是母不能有是子又云丹子之賢何以顯親之名及泉遭逢
聖主以孝治天下瀝悃上
聞蒙賜歸省由之赴大原道河東停驂遐想躍然曰柳節度之所以名垂玆土者自孝始吾荷
聖恩得以由此過故里稱觴膝下慶幸為何如也達之陽城父老胥嘖嘖稱嘆曰張安人厚前妻子有若此又相與語曰及泉竭孝報張繼母有若此於是更相勸勉皆知為繼母者不可不厚前妻子為前

妻之子者不可不崇厚乎繼母非所以興之哉夫賢孝爲天所佑必有餘慶乎柳二氏以賢孝著故世澤綿綿代有顯聞及泉堂有賢母又克自砥礪振柳氏家範則事業光明遠大可比枚于公綽而慶貽後裔豈無仲郢輩世濟其美耶予慶及泉此行有補風教書以贈之用致羨慕之私云

慶卜母賀宜人七十序

昔陳文惠公兄弟三人以科目顯史臣紀其母馮氏範子嚴故多所成就嘉興科目自宋呂誇及二

弟詢評相繼舉進士始盛至今四百餘年信夫兄弟三人繼之何其曠絕特異若耶呂毋内則無所攷見以予所聞卜毋賀宜人其事視陳毋奚異也文惠公秦國性莊重不爲支詞謾行馮明内訓事奉如賓不敢以違閑諸子循循守禮每事佐以義方及諸子以貴顯教責不改其素所至詰以大政及日行事有不如先訓者杖擊不少肴以是人稱爲賢母云宜人以望族女歸長醉翁翁爲國子俊造垣夷豁達好賙人所急不計其償宜人務償資

相成種種皆仁德事所舉四子伯吉夫叔謙夫仲
忠夫季即信夫自幼教之有矩矱一切儆遂游宴
閑勿與及鄙褻非禮之語勿令入于耳俱課以經
史惟恐墮落荒志聞有賢師不憚千里敦延其家
朝夕淬礪不輒怠以故諸子並淹學名振兩浙吉
夫取嘉靖戊戌進士歷刑曹至福建巡海副使嘗
遇
恩詔加贈長醉翁刑部江西司員外郎進階宜人至今封
謙夫取丁未進士知無錫潛山今爲南京刑部廣

西司郎中信夫舉癸丑進士知當塗令爲吏部考
功員外郎俱考最格例不及覃封宜人又年躋
七十有三親見三子榮顯比美陳氏之盛使非賢
德如馮其能致三子所成之遠乎然浩謂兄弟雖
竝有科名而官爵未顯忠惠兄弟雖竝顯政路而
卒章節度不能以道事君負教甚多不徒貽毋杖
擊而已信夫兄弟砥節礪行恂恂雅飭其秉憲所
及閩海肅清興化行朝陽鱷患屏息著同揆而潛
出當塗務有遺愛即壽州活數萬人又何加焉今

司銓者以公平稱司獻者以明慎稱則忠孝輔
國家可無陳毋之憾由之晉崇樞鎮撫百度必能周
知天下良苦如文惠豈至引經附天書矜枝蔂由
基如陳氏伯季也哉夫母道以成子爲大由宋以
來數百餘年陳毋內訓傳誦不朽宜人教徹於三
子爲國宣猷而忠夫由王府典儀留理家政奉天
年是仕以行道處以娛親均之有光於嘉禾後世
秉筆者述信夫兄弟勳德推本宜人自與陳毋並
傳詎褒封申錫耀於身前矣乎今歲臘月實宜人

誕辰凡司銓政者以予於信夫泰師生屬以言祝

因述其盛美歸之庶託內則者知所采擇云

鐔墟堂摘稿卷之六終